

湖海英雄傳



天津新聯台出版社發行

高陽玉記軒

武俠小說

大明
湖海英雄傳
二卷

天津

新聯合出版發行



武俠小說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上旬出版博陵文章書於新聯合小說編輯室

大明湖海英雄傳前集卷二

蔣軫庭著述
博陵文章校正

第二回

猛英雄爬山燃地雷

單上飛追賊遭暗害

寅月春風似水流 等閒白了少年頭

詩

功名富貴今何在 好漢英雄共一丘

曰

對酒當飲強慷慨 逢場作戲任優遊
紅塵滾滾迷車馬 不如樽前一醉休

話說老和尚用手一指飛熊。口中說道。飛熊。你二人下山。我贈送你二人。每人一個外號。到了月之十五。登到會場上。有個綽號。也不算無名氏。胡元飛熊兩個人一聽。連連叩頭。遂說道。和尚師父。倘若弟子下山。有人要問你老師。姓字名誰。我二人無話可答。就着這個時候。望你吐露真名。我二人願聞。二位方丈一聽。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胡元。你二人要是不問。我也得對你說明。勿要你忙。你就聽了。大方丈這才說道。爲師我。法號脫輪。江湖人稱。長眉長老。這是你二師父。法號脫塵。咱這座山。叫蓮花山。我們弟兄主持多年。你二人下山。爲師我也無物可贈。給你們二人選了個美稱。飛熊你叫。搬倒金山頭。半臂橫車。胡元你叫。大肚子賽彌陀。金頭獅子。二人聞聽連忙叩頭。謝過老師賜號之德。然後站起

身形。老方丈給拿出來。散碎銀兩。帶在身旁。做爲川資。二猛點頭。辭別老師。順着山道下山。一路上也就是幾個字。飢餐渴飲非止一日。這一天正往前走。來到川雲洞山下。跟人家打聽胡家老店。功夫不大。來到胡家老店門前。留神一看。在門前張貼黃報條。書中代言。寫的是。羣雄會臨時會址。這兩個可不認的。進得裏面因爲跟夥計言語不合。打起來了。夥計一看這兩個人這個樣兒。身上都有傢伙。不敢留住。飛熊惱怒。躺下不起。這功夫老頭子王成王永年出。當場把這段事。就算了了。赶到仔細一問。這兩個也是赴會的。口口聲聲找的是師叔。王爺問是那位。這才拿出書信。王爺一瞧才知道找的是。老英雄歐陽志宏。來到裏面見着歐陽爺。前後話一說。老英雄心中歡喜。有你們兩個人來了。給我長大半威風。請坐罷。二猛落坐。天可黑了。飛熊肚子裏餓的了不得。這才要吃。歐陽爺這才吩咐。大家同座飲酒。要賞臉飽餐。赶到明天清晨。隨我到川雲洞赴會。大家開聽歡天喜地。吃喝也不細表。一夜晚景無書。到了次日清晨。老頭子。這才收拾應用物件。遂叫道。王大弟。咱們也不用等他們了。我看也不早了。是咱請的人。現在他們沒來。大概就不能來了。不差甚麼。咱該起身啦。到了川雲洞。見着二位洞主。以言相勸。如果他二人忠言逆耳。到那時也是沒法子。只可以武相拚。雖然他的人多。咱們人少。俺歐陽志宏。抖抖威風。施展平生所學。也就是殺一個夠本。殺兩就有賺兒。倘若上天有眼。叫你我在人前顯耀。惹裏尊尊。言起來歐陽尙我。還不算老。歐陽爺把話說完。就聽有人在旁邊。長嘆了一聲。咳。遂道。我這才

叫對不住朋友。我有何臉面。再到川雲洞。老英雄寶刀鎮南昌。擒龍叟。聞聽有人說話。順着聲音。用目觀瞧。歐陽爺用目一看。說話之人。非是別位。正是那展翅大鵬虬髯客。華光。華耀輝。歐陽爺看罷。不由心中暗想。心說。華老俠客。他還是傷甚麼心。難到說我志宏。還有不週的地方麼。想到這裏。含笑抱拳道。華老英雄。因何咳聲嘆息。老朽我願聞。如若是我招待不週。老俠你還得海涵。華爺聞聽歐陽爺問。連忙點頭。口中說道。歐陽老人家。你這是說的那裏話來。你我雖然初次見面。咱哥兒倆個也算道義相投。那還談的到甚麼遇到不週到。不過我想。我華光太對不起你了。你老人家總沒有事。雖然你我慕着名。未曾見過面。不曾想你老人家跟川雲洞兩位洞主。結下殺徒弟之仇。是你賞臉。約我幫忙。本應該捨死重生。替你賣一膀子力氣。不曾想。天不作美。是我所請的人。到現下一名沒到。這是成心給我來個不好看。我想是我所請的人。差不多都是把兄弟。再不然就是多年世交。他等真要是接着我的請帖。不能不來。怎麼到今天。給我干起架了呢。衝着這一樣兒。我不能出頭。這顯然易見。是我不誠實了。老人家。你們幾位請罷。我是太對不住你了。咱是後會有期。華爺將然說到這裏。老英雄歐陽志宏。含笑抱拳道。老英雄你休要錯想。像你我之交。一見如故。談不到那個對不起或對的起。你說你請的人。他們各位沒到。難到我請的人。就全來了嗎。我想這裏。一定有個情由。老俠客。要是看的起我。隨我奔往川雲洞。找那無知的兩位洞主。當場理論。如若老人家。看志宏我不夠朋友。我也無法。華爺聞聽。說道歐陽老英

雄。既然如此。我不能忘了你老人家盼我之德。那怕我不成。到在那裏大敗而歸。也算我盡交友之責。別的話也不用說了。咱該動身了。歐陽爺點頭。這才吩咐外面。預備馬匹。王成王永年。與店東留話。如果我們走後。再有赴會人到。就請他奔往川雲洞。也就是了。店東點頭。歐陽爺把所有的事。完全安置完畢。老少英雄由店門出來。各自上馬。再有街市人。可太多了。全知道今天是羣雄會。這胡家店是臨時會址。那一個不來看看熱鬧。羣雄會所請的人哪。這麼一不來不要緊。門前那個人可太多了。男男女女老少。擁滿了街道。猛然人都出來了。各的各上馬。看熱鬧的不住點點指指。太多了有好說話的說道。看見沒有。你看這裏這些位人。那一位是俠客。有好答話遂說道。那一位是俠客。我早看出來了。用手一指老頭子。歐陽志宏。低聲說道。諸位。我看這位英雄。他老人家就是俠客。別的不用說。就看他老人家這大年歲。腰板不塌。搬鞍上馬。氣死年青的。據我這眼光看。除去他老人家沒有在比他老人家身份大的了。這人這句話還未說完。有個年青的。也就在二十多歲。連忙說道諸位。你們諸位不要瞎吹了。可是我年青。說別的我可不懂。要說練武功。我也是武聖聖人門徒。今天說句不客氣話要論功夫大。還是這兩位。就看這翅子肉。這些位誰可以比的了。這個年青的。說的不是別人。他說飛熊跟胡元。比那個都強。就在這功夫。有位上年歲的。用手相攔。遂說道。老二。不用胡說了。你要願意看。你就老老實實瞧。不願意看。旁邊歇歇去。你說這兩個人能爲高。你那叫瞎了眼啦。別看他這人長的健壯。對於武術上。

未必怎麼樣兒。大家看熱鬧的。不過紛七議論。暫且不表。說的是。羣雄會老少英雄。在馬上坐的。就是那金翅大鵬虬髯客。華光華耀輝。在他老人家左邊。寶刀鎮南昌。歐陽尙歐陽志宏。右邊就是那位王成王永年。白髮狐狸草上飛。接着王爺的馬後。就是二俠客。葉年葉長清。雙劍賽叔寶。紫面龍君。再往後說。就是河南卜氏八雄。最到末尾。是兩個混球。一個是褚鎮褚飛熊。搬倒金山。單臂橫車。一位是，胡元胡鐵珊。大肚賽彌陀。金頭獅子。他們兩個人在後面。可沒騎着馬。徒步前行。衆家英雄威風凜凜。走出了東街口。老人家歐陽志宏。看了看路上看熱鬧的也少了。這才勒住了坐驢。遂叫道。王大弟。近前來。歐陽爺一聲呼喚。王成王永年。打馬挺前。樂嘻嘻的說道。歐陽大哥。小弟在此。不知有何吩咐。歐陽爺道。王大弟。點點咱們一共是多少人。王爺聽道。大哥。我已然早點完了。咱們是一共四位。有外請卜氏八雄。再搭上這十個徒侄。咱是十四位。坐驢十二匹。老英雄聞聽。連連點頭。口中說道。王大弟你真叫細心。替我分神之處。事畢之後。我再謝你罷。王爺聞聽客氣了會子。衆人等說說笑笑。一路前行。功夫不見甚大。抬頭觀瞧。對面青山碧綠。怪石橫生。高高的山峯一望無際。老英雄歐陽志宏。回頭叫道。華老俠客。這就是大別山。登山往裏走。也就是二三里地。有個川雲洞。那就是周成住所。王爺聞聽。含笑說道。老英雄。我早就明白了。在先前。我闖蕩江湖之時。常到大別山。那時候。這座山麼。還不這樣俊秀了。而今掐指算來。足有二十多年的光景。想不到我華光。又二次腳踏此地。還跟着成了名

的老英雄。真叫我高興的不得。歐陽爺聞聽。含笑說道。我在當年。也記的這座山。不這末秀麗。今天煥然一新。老二。正在說笑之際。猛聽得山上有一陣鑼響。聲音一片。只聽得噹……聲音亂響。在先前聲音遠。趕到後來越聽越近。恰似跟前。老英雄華光。連歐陽老人家。趕緊掙鑼離鞍下了坐馬。用目留神往山上觀瞧。但只見山山灣走下人位不少。在頭前有一人。頭戴老虎帽。閃披灰色緞子斗蓬。看年歲不足六旬。老英雄歐陽爺一瞧。認的。回頭叫道。華老俠客。您不認識。在頭前這人。華爺聞聽微然一楞神。老頭子。歐陽志宏遂說道。這就是川雲洞二位洞主。此人姓陶名靈。字六章別外號人稱。八卦雲手鉄頭翁。華爺聞言連連點頭。這功夫二位洞主。已然下了山坡。眼瞧衆人。抱腕當胸。哈哈一陣大笑。遂叫道。華光華老俠客。歐陽志宏。老英雄。恕我等接待來遲。二位老俠。還得多多海涵。老人家歐陽尙。虬髯客聞聽有人講話。二位雙雙抱拳。異口同音的說道。豈敢豈敢。到現在你們二位高升。我當你你不認識我這老朋友了。還總算不合乎。眼裏還有我展翅大鵬虬髯客。想到這裏還禮說道。周大洞主。承問承問。雖然咱哥倆個。這些年未曾見面。兄弟你精神不減當年。耀輝我可不成。白天還不怎麼樣兒。趕到夜晚我這兩隻眼。看甚麼都不清楚了。幸而幼年間有這麼點功夫底兒。要不然行路。都不能這麼倒落。大洞主周成。聞聽此言。哈哈一陣大笑。口中說道。華老俠客。你我皆爲有年紀人了。那談的到眼神不眼神。只要走道不扶杖。那就是咱們的造化。此處也不是談話所在。老俠客隨我携手裏面請。虬髯

客聞聽。那敢停留。跟着緊走了兩步。把腕兒一伸。周成周連璧。瞧此光景。伸左手壓住虬髯客的脈門。這二位暗含着可就用力了。明着是携手同行。兩個人顯着親近。暗含着周成摸了摸虬髯客手上的功夫。心說可是當年我們兩個。是個慕名朋友。我知道他是個俠客。對於武術上。我們可沒比過。我總想着人家是俠客。無論是那一樣。都比我強。這麼一來不要緊。外方不明真像。都說我怕他。今天有這個機會。我得看看。周成這才用力往華爺手上一捋。焉想到。虬髯客早有預防。未曾一伸手。把全身精力叫足。周爺一摸。暗含到吸口涼氣。莫怪人家是俠客了。今日得見真叫名不虛傳。周爺想罷。跟着手鬆開。哈哈大笑。各位英雄裏面請罷。虬髯客聞聽含笑點頭。遂說道。歐陽老人家。裏面請罷。擒龍更點頭。大家謙謙讓讓往裏行走。別人不說。老英雄歐陽爺。可看了真而且真。方才周成一拉虬髯客的腕兒。老人家心裏像個明鏡似的。知道周成一拉。沒把華爺拉動。他這才鬆手。這地方就叫。行家看門道。力笨看熱鬧。在場衆人除開歐陽爺。看出周成這份意思。其餘那個也沒看明白。往裏行走。歐陽爺不由心中有氣。暗自說道。這地方就看出來了。錢大買錢二的。像我歐陽志宏。闖蕩江湖數十年。真敢說人所皆聞。寶刀鎮南昌。擒龍更。今天要是跟華光走上。那可就談不到了。人家眼裏有虬髯客。就沒有我擒龍更。這時我也不談。到了裏面會場。一定你請的人位不少。倘若華老俠客。跟你言語不投。我志宏亮出折鐵寶刀。這是我的事。我要抖抖老威風。掃滅川雲洞。殺一個够本。殿了兩個就賺一個。到那時你就看得起我。老英雄

心中思想。功夫不大。衆人留神觀瞧。已然到了裏面廳房。但見當院裏。高搭蓆棚。兩旁金漆八仙桌。全扎着圍靠。在上面坐定無數的英雄。高高矮矮。胖胖瘦瘦。老老少少不等。也是短衣襟小打扮。也有散披大氅。個個英雄。糾糾氣昂昂。看這個樣子。就恨不能自己給自己兩嘴巴子樣覺。誰看誰都不順眼。坐在這立目橫眉。老人家歐陽爺一看。就知道是川雲洞請來的。就在這般光景。就聽周成擺手讓道。各位老英雄在此少候。我要款待款待。今天呢。也沒有甚麼好的預備。不過是鮮魚美酒。各位賞臉。喝我兩盃。就算我把你們諸位請到了。敬獻之禮。回頭再到我的後山。那裏就是天下英雄雲集。聚會的所在。老英雄華光華耀輝。聞聽此言。面帶笑容。遂說道。周大洞主。太客氣了。周成聞聽這才吩咐。功夫不大。有川雲洞的徒弟。走向近前。擦抹桌案。擺放盃箸碗碟。周成含笑道。各位英雄請來上座。今日我周連璧。要每位敬酒三大盃。華爺聞言。接着說道。周大洞主不必了。既然您賞賜美酒。我等不敢不領。可有一樣兒。像我們老少等有何德能。敢勞動洞主親自提壺。還是自斟自飲。算對。周成聞言。連連搖頭。口中說道。華老俠客。不必推辭。常言說的。却好。遠來者是賓。你們幾位是個客。我就是主。各位老俠見了我的請帖。躬然前來。我周成太榮幸了。少有慢待。我對於大禮上說不出去。各位不必客氣了。我要敬酒了。華光虬髯客。見此光景。只可點頭。周成這才提大盃。每位敬酒三盃。大家英雄。一飲而干。功夫不大。把俗禮辦畢。周成這才率衆英雄。奔往後山。謙謙讓讓。一直往後走。走了功夫好久。曲灣小道。抬頭再往前觀看。有高灼灼

兩個峯崖順着山道往上走。山峯中間密排松林。烏暗暗黑慘慘一望無際。在松林用板高搭台。各位英雄行走高伏之處。到看的是真而切真。林中高台。就好像戲台一樣。往高處說足有一丈多。長下有兩丈有零。寬下也有一丈七八。兩旁有大紅抱柱。上掛紅彩綢。老英雄華光一看。不由得點了點頭。心說。這位周連璧。還真不含乎。在後山還搭了這麼一個台兒。就看這個樣子。那就不問可知。當然兩下動手。就在這上面。能耐好的主兒。那就不用談了。有人功夫少差。現醜就在這上面。據我看。這那裏是看台。簡直就是擂台。有本領的主兒。那就得贏。無本領的就得壞。想不到我華光。老了老了的。又跟着他等踏入戰團。就是我露了臉。我這麼大的年歲有甚麼用。倘若我要手眼不及。當場敗北。我這個冤枉那裏訴去。我不盼別的。全憑我三寸不爛之舌。要把這段事了。我華光這個福份。可太大了。華爺思前想後。不知不覺已來至近前。但見在台的兩側。明顯着台梯。周成周連璧。緊走了幾步。站在梯旁。遂抱拳含笑說道。諸位英雄。慢走。現在隨我登台者。只限二人。一位是虬髯客。華光華耀輝。一位是擒龍聖歐陽志宏。我們要在台上。拈香起誓。當衆言明。我與歐陽尙。有殺徒之仇。滅門之恨。今日羣雄爭立八卦門長。餘事暫且不談。回頭登台起誓完畢。我再當衆發表。周爺把話說到這裏。這才擺手讓。二位老俠客上台。歐陽尙華光。並不客氣。登台梯向前行走。後面跟着洞主周成。來到上面。二位老俠留神觀瞧。在台上兩旁一邊一張金漆大八仙。後面有兩把椅子。全紮着大紅緞平金南繡桌圍椅靠。台板鋪着一寸多厚的綠色

台位。再向正當中一看。高高供着三位神聖。二位老俠留神一瞧。供的非是別位。正是行俠作義三位祖師。就是那風塵三俠。當中李靖。末個紅拂女。神聖下並無神對。放着兩把死驢八仙。也紮着紅圍罩。上面擺放五供蠟阡。老二位觀罷。就聽大洞主周成。哈哈笑道。二位老人家。可認識這三位祖師爺。歐陽爺華光二位一聽。不由心中有氣。暗自說道。好你個周成。這叫同着天下英雄。小瞧我們弟兄。像我二人。大家拾愛。皆有俠義之稱。我們要不認識這三位。我們是那道的英雄。二位想到這麼。異口同音的說道。周大洞主。你要問這三位神聖。我們倒也曉得。這是咱們俠義道的。鼻祖。風塵三俠客。周連璧聞聽。哈哈大笑連連豎大指。贊不絕聲。好。真不愧人稱俠義道的老人物。周成我要在祖師爺面前拈香起誓。以釋我與歐陽爺殺徒之仇。回頭說道。預備了。功夫不大。有徒弟拿來三股料香。放在神桌上。往後垂手站在一旁。成這才衝着華爺一抱拳。口中說道。華老俠客。今日我把您請到。也沒有別的要求。不過我把歐陽爺。與我兩造的事。表白表白。像你老人家。年高有德。經的多。見的廣。我把這件事談出來。您斟酌斟酌。我們兩下到底誰的理正。誰的理偏。周成我倘有懷揣密策。當着天下英雄。我在神聖前明誓上來。叫我不善終。想我周連璧。與我師弟陶六章。隱住川雲洞。也就是種地收食糧。對於意外行動。我們是絲毫沒有。一不打劫過路客商。二不偷富濟貧。我們弟兄就算隱遁。就是一樣兒。老人家歐陽尚。看着不滿。我們弟兄所練的。就是伏羲先天八卦掌。與歐陽志宏的八卦掌。名稱數同。時常有我們兩

下徒弟搬弄是非。總談要說練八卦。還是得屬歐陽門。我們聽見這個信息。當做耳旁風。我想人家好。在人家身上了。我不好在我們自己身上帶着。不會想這歐陽老人家的弟子。名喚高龍。到在我的川雲洞。要行無恥之事。是我一時心急。派弟子蔡元一掌將他打死。拋在了山後壕溝。據我想着。歐陽爺要是得着這個信息。不但不跟我爲仇。還來跟我近乎一層。我這算替他整理門徒。不會想。數年光景。未見他老人家到來。我心中就是一忙。在前幾天老人家。歐陽志宏帶着王成王永年。前來拜山。我聞聽此言。心裏高興的了不得。把他老人家接到了川雲洞。不料想他見了我。如同仇人。一口咬定非說我把他徒弟一巴掌打的口吐鮮血。是因爲高龍闖江湖。到在我這訪手。說我知道他是個練八卦的不能放他逃生。搭在後山熊溝。剷除後患。老英雄您請想。這種事情周成。做的出來嗎。華爺聞聽此言。未等歐陽爺答話。接着說道。周大洞主。你與擒龍叟結下冤仇。我聽他老人家談過。對於這件事。當初我也沒在場。現在我不敢說。誰是誰非。要按情理上說。這可是你的不對。像歐陽爺。年過七旬人所皆聞。是位老英雄。他人家要是收徒弟。還有身家不清的嗎。就是有你也不應該。把他治於死地。應當繩網二臂送到歐陽尙住所。一者顯你大仁大義。二來也可以奚落奚落老英雄。不會想你把事辦左了。這顯然你跟歐陽爺過不下去了。今日聽我良言相勸。好好認罪服說。對於你把高龍殺死。真假虛實尙且不知。要是高龍之父。高驥高遠千他一輩子爲人。忠心秉正。留下這條後輩。不能給他絕了。既是死了。他不能復生。我都可以圓滿解決過去。可

有一樣兒。今天你擺下羣雄會。可太不應當了。這分明是。你仗你弟兄功夫。壓倒歐陽爺。正派八卦門。你得想上一想。人外有人。天外有天。能人背後有英雄。就是歐陽爺年老。武功不及你等。他人家還有知己賓朋。你想那能善罷甘休。華爺將然說到這裏。就聽大洞主周成。手拍胸膛。哈哈一陣狂笑。大聲的叫道。華光。你也不用說了。今日你到此。我百般的款待。全看當年在當年。是慕名賓朋。要問我擺下羣雄會。所爲的就是賭鬥你二人。就是我周成不行。當場動手亡命。我也算死得其所。華爺聞聽此言。往後個退了兩三步。用手一指口中說道。周大洞主。少來信口開河。我華光一輩子。闖蕩江湖。全憑寶刀一口。就沒有有一位。敢在我的面前信口胡說。強詞奪理的。今天我到不願意叫你們兩造再傷了感情。常言說的却好。冤家宜解不宜結。打算出頭給你兩下說合。對於動手我到沒想。既然如此。我就要。老英雄說到這裏。跟着把大衣往後一擲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年邁蒼蒼老人家。寶刀鎮南昌。歐陽志宏。近前緊走了兩步。高聲說道。華老俠客。不可。還是我跟他動手算對。前者我們兩個。未分輸贏。今日動手瞧個高低。華爺聞言連連擺手。遂說道。老人家請往後站。俗話常說。三人同行。兄弟受苦。像這等之人。用不着你老人家。我早早把他打發去罷。歐陽爺聞聽。接着說道。華大弟不可。志宏我把您請出。所爲觀敵料陣。何必這樣着急。老二位謙讓讓。就聽洞主周成說道。二位也用不着推辭。我打了一個再過來一個。不也是一樣嗎。不如你二人雙雙過來。我也可以不懼。你說周成這也是死擺的。無緣無故說出這麼幾句話來。老

二位那裏。虬髯客左手按劍鞘。右手合劍把。大聲說道。歐陽大哥休要這樣。也呌周成小膽。老俠客虬髯客。惡狠狠把寶劍撤出。倏倏倏三恍。就在這危急之時。猛聽得前山。驚天動地一聲響。勝過霹靂。就見大洞主周成。周連璧。八卦金鎗鎮雲南。他嚇得二目發呆。擦拳磨掌。扭轉身形跑下了台梯。老二位看此光景。不由也是一怔。歐陽爺呌道。華老英雄。這是甚麼響聲。令人生畏。華爺聞言。連忙說道。老人家。此處不可多留。大洞主已走。這裏面一定有變。隨着走。歐陽爺聞聽連忙點頭。這才急忙下了台梯。再看台底下衆人。一個個慌慌張張。面色不正。就在這個時候。有人高聲喊喝。遂呌道。師叔。您怎麼跑這來了。呌我找了好半天。歐陽爺聞聽。聲音透着耳熟。抬頭用目觀瞧。但見在東北角來了二人。別非是位。正是兩個傻英雄。書中代言褚飛熊。胡元。這是由那裏來。自從在大別山下。老英雄歐陽志宏。回頭一看不見二猛。老人家不由就是一怔。心說。這兩個渾小子。生性粗魯。真要不見他二人。那可就壞了。歐陽爺一發怔。華光可就出來了。遂說道。咱也不用在這怔着了。人家二洞主在此受等。有甚麼話咱裏面再說。歐陽爺聽了。只可點頭。書中暗表。飛熊跟胡元正走着道。人家全騎着牲口。他兩個步行。胡元就覺着肚子疼的了不得。咕嚕咕嚕亂響。知道自己要拉屎。撇着嘴回頭呌道。大個子師哥。可疼壞了我啦。飛熊一聽。就是一怔。遂說道。怎麼着大肚子。你那疼啊。胡元聞言道。我的肚子疼的了不得。還要解手。飛熊聽道。要解手快去。聽師叔說。離大別山不遠了。你要不快去。到了裏面可沒有茅房。胡

元聽道。師哥你跟着我。咱兩個去就許耽誤不了。飛熊一聽。就是一皺眉。接着說道。你這人真有的。解手還得人跟着。胡元聞聽遂說道。你要不跟着我。我可回去了。見着咱的老師。我就說你不聽我的話。叫老師把你身上抹黃油。細起來架火燒了。飛熊一聽駭怕。遂說道。別。你要真走了。我呆着也沒有意思。我跟着你不成嗎。胡元一聽。心中歡喜。遂說道。好。你既然跟着我。回廟之時。我就不告訴了。胡元說着話。用目各處觀瞧。但見就在道旁。有一片短樹林。胡元用手一指道。來來。你就往那裏拉去。飛熊點頭。在後面跟隨。也沒跟前面老人家說。轉身形兩人先後。到了裏面胡元未免不高興。四外倒栽垂楊柳。一看一人來高。蹲在那樹跟下。遮不了老大地方。真要蹲下解手。露着屁股。路上行人要是看見。說我兩句。我也不好看。再說這地方我也沒來過。對於這裏風俗我也不懂。要是露了怯。也叫人家笑話。還不如找個大樹底下。人家看不見比甚麼都強。自己想到這裏。一直往裏走了好半天。回頭看了看。看不見大道了。自己這才放心。找個樹本大一點的。哈下腰。把外衣脫下半截。遂說道。大師哥。你可別往別處去。站在那等着我。可把我疼壞了。自己說完話。趕緊蹲下就拉上了。胡元這個大肚子。敢情蹲下這個勁。可就費大了。蹲不大功夫。上氣不接下氣。喘吁吁似乎要倒。大聲說道。師兄我要不成。飛熊在傍邊一聽。吓了一跳。他當是心裏難受的不得了了。趕緊向前伸手扶住。遂說道。還是怎麼啦大肚子。心動覺着怎麼勁兒。胡元聞聽並未答言。打算要拉那有哪。心中難過不得了。遂着放了兩屁。雲散天開。肚子